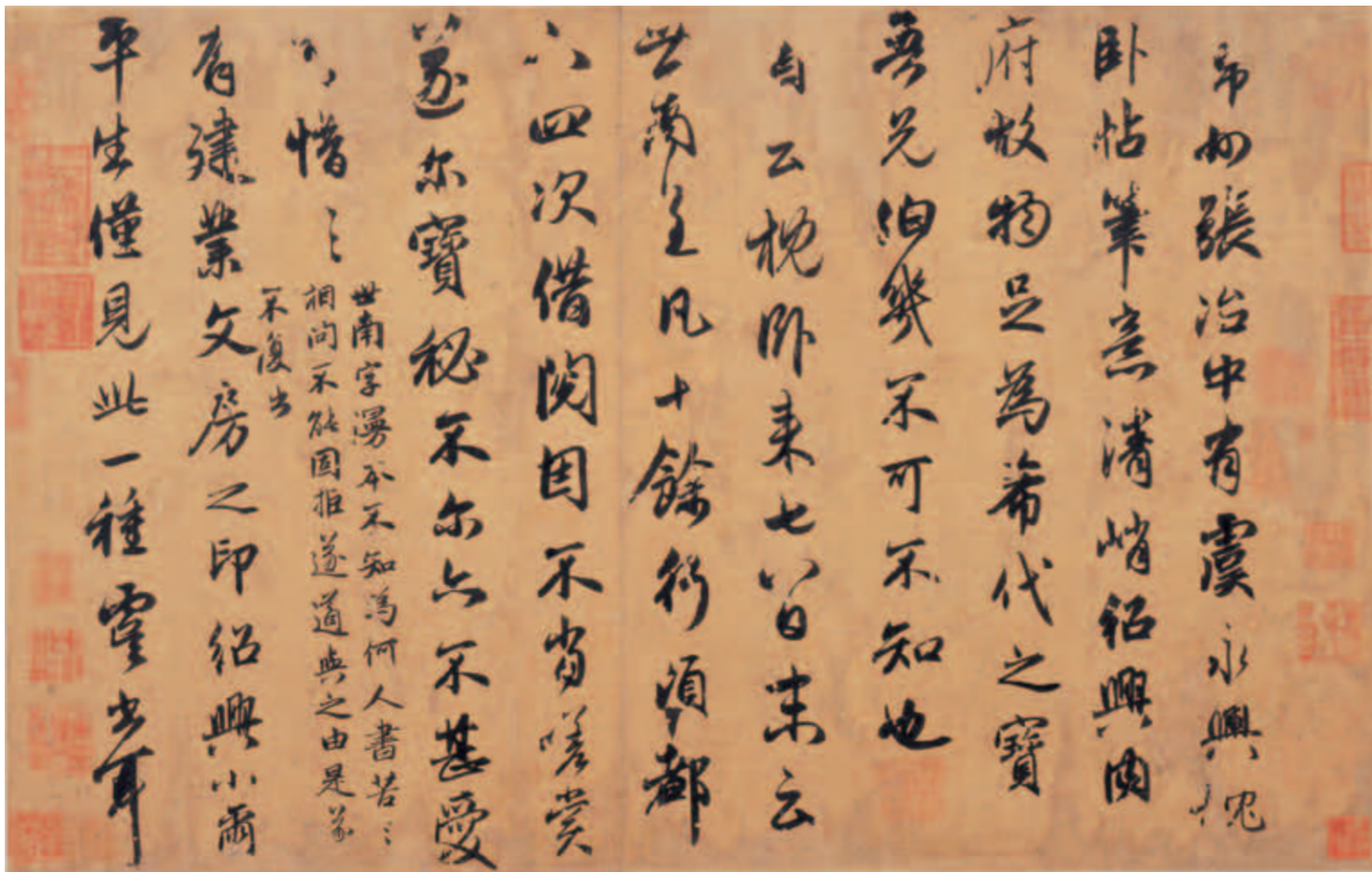


趙孟頫論枕臥帖小考與元初書畫收藏生態

趙華



圖一 元 趙孟頫 趙孟頫與鮮于樞墨蹟合冊 論枕臥帖 28.3×44.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國立故宮博物院藏《趙孟頫與鮮于樞墨蹟合冊》，有三幅趙孟頫早年書法，其一〈論枕臥帖〉（圖一），無款、印、署年，且首字未識。

□州張治中有虞永興〈枕臥帖〉，筆意清峭，紹興內府故物，足為希代之寶，吾兄伯幾幾不可不知也。首云「枕臥來七八日」，末云「世南呈」，凡十餘行。頃都下四次借閱，因不肖嗟賞，遂爾寶秘，不爾，亦不甚愛，可惜可惜。（世南字漫，本不

知為何人書，苦苦相問，不能固拒，遂道與之，由是遂不復出）有建業文房之印，紹興小璽。平生僅見此一種虞書耳。

頗得襄陽法

考察一件無年款書法作品的創作年代，應從書家書風演變出發。趙孟頫書風變遷，眾說紛紜，著名的有宋濂：「初臨思陵，中學鍾繇及義、獻，晚乃學李北海」。然而這樣的論

斷在今天看來無疑是極粗略的「摸象論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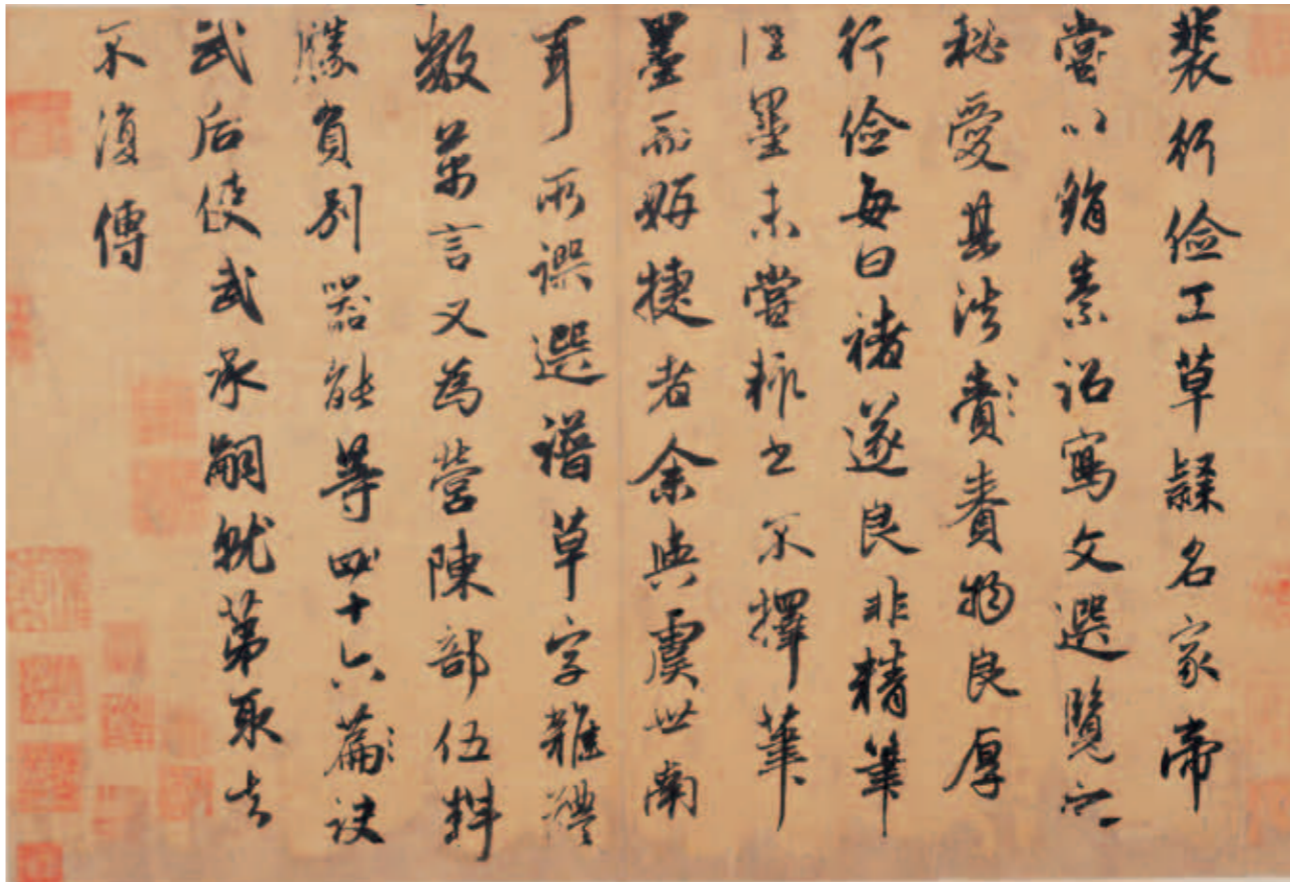
〈論枕臥帖〉大量使用側鋒刷筆，有明顯的米芾風格，「首云」、「世南呈」兩行尤顯。方回《桐江續集》卷三十五〈題趙子昂模唐人二戲馬駒〉中有「善書突遇元章米，善畫追還伯時李」句。董其昌也曾看到過這種風格，《畫禪室隨筆》云「余嘗見趙吳興作米書一冊，在吏部司務蔣行義家，頗得襄陽法。」進而認為

「今海內能為襄陽書者絕少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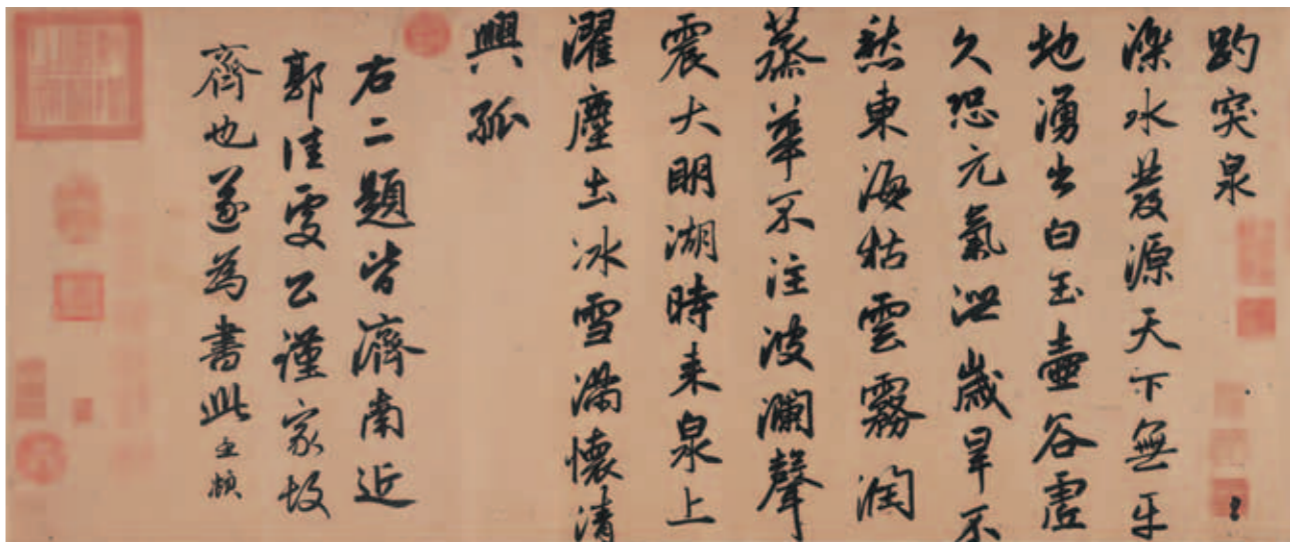
雖然世人稱許，但趙本人對其米體書還是很謙虛。陶宗儀《輟耕錄》卷七載：「又聞公偶得米海嶽書〈壯懷賦〉一卷，中闕數行，因取刻本摹，以補其闕。凡易五七紙，終不如意。乃歎曰：『今不逮古多矣。』」遂以刻本完之。公之翰墨，為國朝第一，猶且服善如此；近有一等人，僅能點畫如意，便自誇大者，於公寧不愧乎？」

從現存作品看，米芾風格在趙書序列中佔有相當長的時期，如：〈致季宗元得托姻契帖〉（註二）、〈趙孟頫與鮮于樞墨蹟合冊〉之〈論表行儉帖〉（圖二）、〈釣突泉詩帖〉（圖三）、華盛頓弗瑞爾美術館〈錢選來禽梔子圖卷跋〉、北京故宮博物院〈人騎圖自題〉等，即宋濂等沒能摸到的「象腿」。圖四通過單字筆劃用筆習慣對米芾、趙孟頫早期書法進行比較，可資參考。

這些風格接近的作品，根據部分年款可考的排列，可以歸到同一時期，即至元（一二六四）—一二九四）



圖二 元 趙孟頫 趙孟頫與鮮于樞墨蹟合冊 論表行儉書法 28.2×42.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元 趙孟頫 釣突泉詩帖 33.1×83.3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末期到大德（一二九八）—一三〇七）早期。

書寫時間

啓功曾提到此帖「張治中」應是

張伯淳，惜未詳。（註三）

張伯淳（一二四二—一三〇二），字師道，號養蒙，崇德（今桐鄉）人，程鉅夫《雪樓集》卷十七〈翰林

侍講學士張公墓誌銘〉云「史成既進（註四）（元貞元年六月十一日），無

觀幸心，即請急以歸。明年（元貞二年，一二九六），進奉議大夫慶元路總管府治中。」

書此札時，趙尚未得〈枕臥帖〉，而周密《雲煙過眼錄》記載，元貞元年「自燕回」已有此帖。似是趙先得此帖，張伯淳後進治中，這個「張治中」與張伯淳無關。

問題應是授職與上任時差所致，如趙孟頫至元二十九年正月領命同知濟南，先回吳興，到年底十一月二十七日才到濟南，時差近一年。王德毅等據相關文獻資料互證，謂張伯淳「元貞元年除慶元路治中」（註

五），這和程說「明年」並不矛盾，反過來驗證了啓功的說法。

故此帖時間應在張伯淳除職（六月十一日之後）到趙孟頫返鄉（七月中上旬（註六））之間。

風格相近的〈釣突泉詩帖〉可據此結合《雲煙過眼錄》記載的會面，確定到元貞元年。

「□州張治中」缺字考

此帖收於董其昌《戲鴻堂法書》，「□州」首字已佚，「巾」底，故有釋為「常」、「錦」、「綿」等，均較牽強。

古人好以郡望自標，不外溯源顯貴，如趙孟頫自稱「天水趙氏」，印「天水郡圖書印」，溯及上古，早年文章〈縮軒記〉署「大梁趙孟頫」，書法如上海博物館藏《千字文章書卷》署「開封趙孟頫」等，又是顯貴。據〈翰林侍講學士張公墓誌銘〉開篇「張氏系出清河支」，按：

舊譜所紀謂本族清河郡張氏上自殷湯時發源之祖張羅公，原在冀洲務城縣，明德鄉歸仁里住，後

其子孫眾多……一祖諱虎，為幕州刺史。（註七）

「□」作「幕」字型相吻，此帖首句可通釋為「幕州張治中」。

趙孟頫與張伯淳

張氏為崇德名門，張伯淳的曾祖張汝昌與張子修為鄰，並有池館園林之勝，號東西園，結社觴詠，戴敏有七絕詠之「乳鴨池塘水淺深，熟梅天氣半晴陰。東園載酒西園醉，摘盡枇杷一樹金。」被謝枋得編入《千家詩》，足見當年張家風雅。二〇〇二年，桐鄉石門中學新校基建時，東園遺址得以重現。

趙孟頫與張伯淳關係密切，文獻和實物較多：

一、趙氏兄妹姻契，盡為名門，張伯淳妻趙孟良，為趙孟頫五姊，〈松雪齋集·先侍郎阡表〉有記載。

二、至元二十三年，程鉅夫舉賢江南，趙孟頫、張伯淳同列。

三、元貞元年，張伯淳參修《世祖實錄》，趙孟頫「召入史院」，〈論枕臥帖〉即此期。

四、大德二年二月二十三日，趙孟頫與張伯淳、鄧文原等友人聚于鮮于樞寓舍，同觀王羲之《思想帖》，趙孟頫跋敘其事，見《餘清齋續帖》，真跡。

五、大德三年十月，趙孟頫、張伯淳、鮮于樞、胡長孺合作《蕭山縣學重建大成殿記》，碑陽張文趙書，碑陰胡文鮮書，原碑現存蕭山湘湖師範大成殿，有拓本印行。

趙孟頫於崇德之淵源深厚：

一、大德二年三月，趙孟頫應召赴京書寫《藏經》，舉同觀《思想帖》的鄧文原等入朝，次年鄧教授崇德。

二、崇德吳俊卿，捐學田二百畝興義學，朝廷旌表義士，趙為作《吳俊卿義塾》見《松雪齋集》卷四、鄧為作《吳氏義塾記》見《巴西文集》卷一。此吳俊卿與同為旌表義士的吳森事蹟相近，吳森居武塘今嘉興嘉善，相去崇德不足百里，是否同一人，不得知。

三、光緒《桐鄉縣志》卷十五《寓賢》載「趙孟頫與邑人漢鑒交最

善，因來遊漢院鎮，鑿築園居之，相與飛觴，嘯詠其中。凡寺觀為漢氏所建者，書額、題梁皆出其手；夫人管仲姬並為畫竹於壁。延佑己未謁告歸。鑒已歿，公復假館園亭，盤桓數載，為鑿作墓誌銘而去。」，墓銘收於《松雪齋集》。

張伯淳嫡子采，字景亮，亦與趙孟頫往還甚密：

一、趙孟頫《千字文章書卷》真跡（上海博物館藏），有自題，「時至元丙戌十二月」趙孟頫以程鉅夫薦引，「有京師之行」，張景亮「趣迎上道」求書千文「行草二本，次年三月馳驛至崇德，陳君養民持以見示，始知景亮蓋為陳君求。」

二、代人求書，張景亮所為不止一回，七劄冊《致堊堂提舉·不望風采帖》二，記敘「有景亮之囑」為人寫碑且有「潤筆之惠」云。

三、戴表元《剡源集》卷十九《題趙子昂摹龍眠飛騎習射圖》對景亮代索有過總結「每畫成，子昂亦自愛重。張景亮是其外甥，人欲得之者，多從景亮索覓。」

四、《榮上帖》（中國歷史博物館藏）則是致張景亮本人，其時張伯淳、漢鑒已歿，信劄內容是為崇德張、濮二家下輩聯姻。

元初書畫收藏生態

兩宋滅亡，大量內府收藏流失，趙孟頫驅馳南北，所見所收相當可觀，《論枕臥帖》等作品談到收藏，披露出元初書畫收藏生態的一些細節。

一、交易活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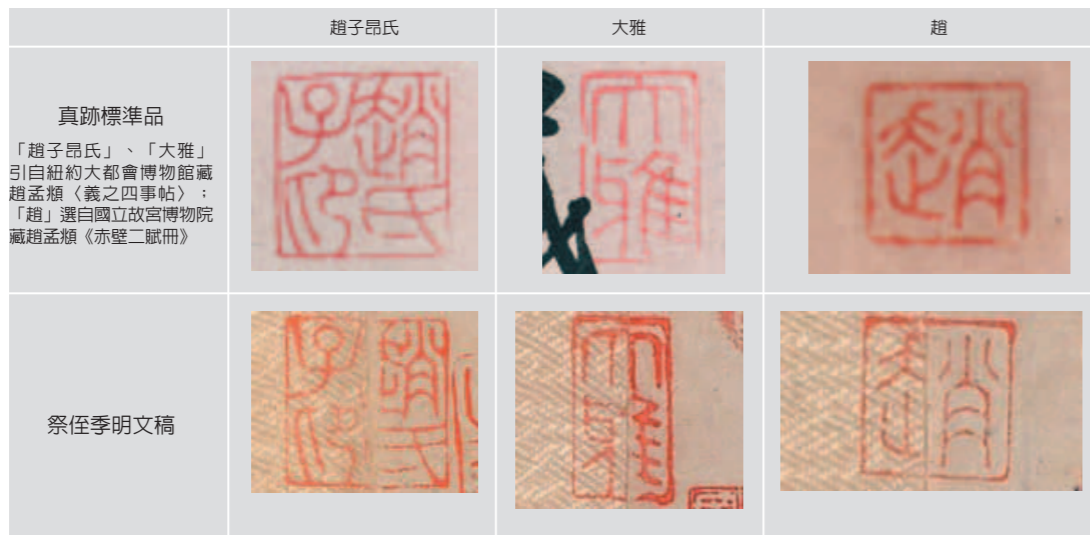
元初書畫轉手頻繁，這里提到的虞書《枕臥帖》即其一，張伯淳「本不知為何人書」、「亦不甚愛」，當非舊藏，而是大都新收，從入京到請歸，收藏轉手不到三年時間。

《論枕臥帖》中，趙孟頫將南還，時間本不充裕，卻為了「吾兄伯幾不可不知」大篇幅介紹一幅書法，這種「拍賣簡訊」式的信劄，顯示出作者的興奮與迫不及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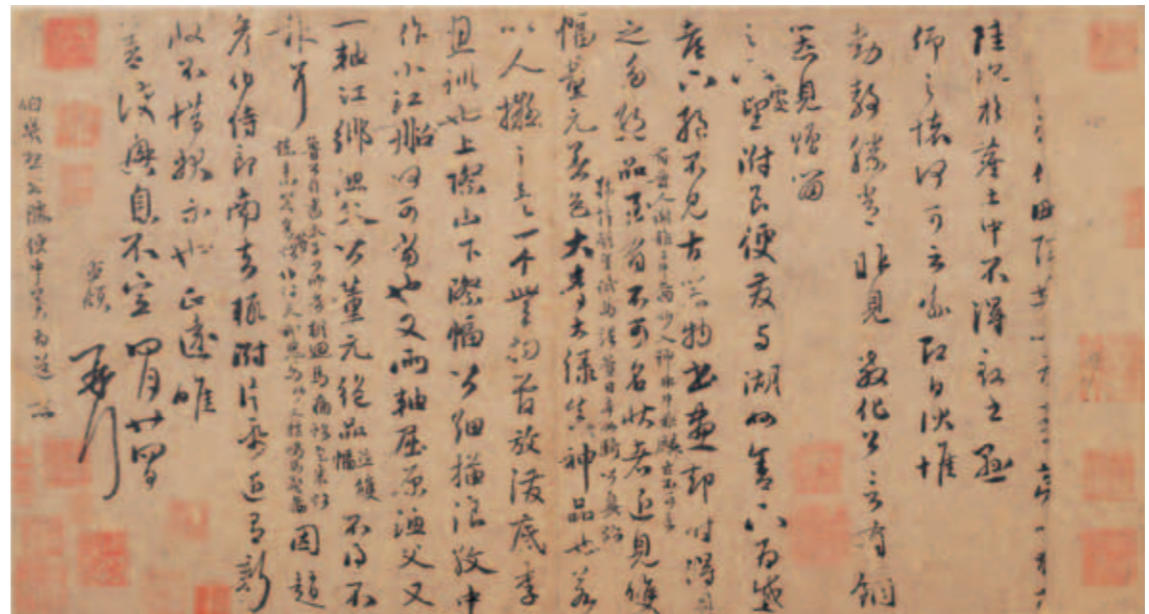
類似主題在現存趙書真跡中並非唯一，《論枕臥帖》同冊《與鮮于樞尺牘》（註八）（圖五）、則從

項目	米芾		趙孟頫			說明
丨	 張都大帖	 苕溪詩帖	 夢奠帖跋	 裴行儉帖	 裴行儉帖	用側鋒法寫偏懸針豎，或作撇出筆
ㄣ	 張都大帖	 張都大帖	 論枕臥帖	 釣突泉帖	 裴行儉帖	捺筆，類於撇竹葉蘭花的寫法，輕筆掠出
丿	 惠柑帖	 蜀素帖	 論枕臥帖	 論枕臥帖	 裴行儉帖	原路掉頭鉤，調鋒後沿來筆原路返回一段再偏行出鉤，豎、鉤緊貼，呈Y型
ㄣ	 盛制帖	 苕溪詩帖	 惠書帖	 釣突泉帖	 裴行儉帖	與豎鉤近Y型戈鉤
ㄣ	 值雨帖	 張都大帖	 論枕臥帖	 釣突泉帖	 民瞻十劄之八	浮鵝鉤，側鋒刷筆，筆鋒在圓弧內側，弧線外側用筆腹
丨	 來戲帖	 參政帖	 奉別帖	 釣突泉帖	 裴行儉帖	起筆點接橫，重起輕行，漸行漸提至虛無，後期寫橫全用實筆，極少見此法

圖四 北宋米芾、元趙孟頫早期書法作品特徵比較（註二）



圖六 趙孟頫常用印鑒標準品與祭侄季明文稿中的趙孟頫款印鑒



圖五 元 趙孟頫 趙孟頫與鮮于樞墨蹟合冊 與鮮于樞尺牘 24.5×45.5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「時見」之「不可名狀」、「近見」之「不得不報」到「新收」之「不惜報示」三個層次再現了當時交易的繁榮和投身其中的忘乎所以，此割可稱「拍賣綜述」。

「新收」的《乞米帖》、《三牛圖》元貞元年被著錄在《雲煙過眼錄》，而同一「新收」的《朝迴馬病帖》則未錄，此帖最早見於《宣和書譜》，由鮮于樞《困學齋雜錄》、顏真卿《劉中使帖》後跋文、許有壬《至正集》卷七十三《跋顏魯公墨蹟盧侯帖》綜合可知其在元代的大致流轉：趙孟頫收於大都，周密過眼《乞米帖》等前先後轉季宗元，經喬贊成、田師孟、許友壬遞藏。其中，季宗元是個重要人物，桑瑜纂修《常熟縣誌》載：

（季逢昌）子淵，字宗源（註九）。元大德初授登仕郎。博雅好古，凡器物書畫，一經品藻，真贋立見。趙文敏孟頫愛敬之，遂與締姻，簡筭往來，子孫世藏之，官至新州路總管。

現存趙、季書信除《得托姻契

帖》外，還有一卷《致季宗元二割卷》，原為一割，裁為二，其二《近見帖》也是篇內容豐盛、目不暇接的「拍賣綜述」。即便「苟且度日」、「見星而出，戴星而歸」，趙也沒有遠離市場。末「聞有宣和題韓幹黃馬一匹，未見，並此報知。」表明趙孟頫或與人面晤、或也在接受類似「拍賣綜述」互通有無，其時資訊發達如此。

這種「拍賣綜述」帖應非偶然，安揣：或今名《與鮮于樞尺牘》者實與季宗元，趙孟頫報「近有新收」，季分得《朝迴馬病帖》，又「便中道意」鮮于樞，因著以錄之。

《珊瑚複官二帖》（北京故宮博物院藏）也是季宗元舊藏，得於郭天錫，皆有跋，言辭懇懇，可見「弟兄之意」。二帖後售與施光遠，不過兩三年間。《困學齋雜錄》將《珊瑚帖》系於楊景度書，當未目睹或誤記。

從《論枕臥帖》還可以看出元初藏家們相互保守的一面，再密切的

關係也有「借閱」、「嗟賞」、「相問」、「道與」、「寶秘」、「不復出」，趙最後下決心收購《枕臥帖》，想必與張有過一番價格博弈。

短期四次「借閱」，「寶秘」情有可原，袁桷《清容居士集》卷四十六《跋定武禊帖》可引為鑒「不損本……潘經略時本，題識皆德麟，手書滿軸，予以有半跋本，遂贈鄧善之文原。鄧借田師孟，師孟有借書不還癖，因留之，予跋乃剪去矣。」

《論枕臥帖》是寫給鮮于樞的，鮮趙相厚，《困學齋雜錄》卻沒有趙的藏品，《松雪齋集》所錄鮮藏也僅《題黃素黃庭後》。表明二人也有「寶秘」。

或云鮮藏《祭侄季明文稿》有「趙」、「大雅」、「趙子昂氏」三印，但這又引出一個更熱鬧的話題：名跡上的蛇足——偽收藏印。略加審視可知三印與標準品差異明顯（圖六），這套印章涉及一系列作品，將以另文詳加考辨。

作者為文史工作者

註釋

1. 紐約佳士得拍賣，一九九六年三月。
2. 《彙徒帖》、《張都大帖》、《惠柑帖》、《蜀素帖》、《值雨帖》、《來戲帖》為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；《晉溪詩帖》、《盛制帖》、《惠書帖》為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品；《夢奠帖跋》為遼寧博物館藏品；《民瞻十笏之八》、《參政帖》為上海博物館藏品；《奉別帖》現藏日本，據二玄社《書跡名品叢刊·四七·趙子昂》影印。
3. 啓功，《啓功書法叢論》，文物出版社，二〇〇三年十月，頁一九九。
4. 指參修《世祖實錄》之事，查六月甲寅即十一日，參考宋濂，《元史》，卷十八，《成宗本紀》。
5. 王德毅、李榮村、潘柏澄，《元人傳記資料索引》，臺北：新文豐，一九八二年十一月，頁一三三。
6. 任道斌，《趙孟頫系年》。
7. 佚名，《竹園頭張氏歷代直系先祖世系圖舊譜》，《鳳崗網》http://www.fenggang.gov.cn/zhutongcun/tzpd/200907/24757.html（檢索日期：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九日）。
8. 此節國立故宮博物院官網及數位臺灣網標注題名為《與鮮于樞尺牘》，由帖末「伯幾想安勝便中冀為道意」可知，此節另有所寄，趙請這位朋友向鮮于樞致意，因此一些文章中使用《論古人畫跡節》的名稱。
9. 王連起考，「宗源」為「宗元」之訛，見王連起《趙孟頫早期書劄考》，《書畫為寄——趙孟頫國際書學研討會論文集》，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，二〇〇七年，頁九—二十。